

图书馆也能成为“课堂”吗?

莫让仪式教育流于形式

□俞国栋

近三个月,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做访问学者。学院的陆教授说,新加坡的小学生每天都有升旗仪式;独立学者刘叔铭博士谈到自己小学时的校长沈慕羽先生很自豪,他说沈校长每周主持周会,后来还改成每天朝会,每次他都在会上给学生讲一个关键词,用这样充满仪式感的方式向学生传递价值观。

新加坡的这两位学者都提到了我们常用的教育形式——仪式教育,这也引发了我对仪式教育的思考。

在我国,仪式教育广泛地存在于学校教育中,大大小小的仪式很多,是学生在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些仪式又发挥着怎样的教育作用呢?一次又一次的学校仪式在学生的头脑中会留下怎样的教育印记呢?这值得我们去细细思量。

学校设计的每一种仪式,都有着独特的象征符号,往往是具体的、物质的,对于儿童而言是最容易感知和接受的。如仪式中的口号、动作、音乐等。这些象征符号已经超出了它们作为物质本身的特性,总是被做出精神化、人格化、文化性的解释。仪式还会有一定的表演性,而表演正是极富感染力、儿童愿意接受的教育样式。如一起喊口号、唱歌、击鼓、行礼等,都是把人吸引到教育环境中来,参与仪式的好方法。仪式还会用特定的音乐渲染、环境布置,来感染人、熏陶人。置身于仪式进行的情境中,会让人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这种场景浸润的体验式教育效果是说教、讨论、运算、阅读等其他教育形式很难达到的。

好的仪式会产生一种“场”,这种“场”会让参与者不知不觉地目标趋同、行为趋同。这种“场”犹如教育的磁场,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价值观教育作用,而价值观教育正是我们今天实施学生德育的重点和难点。仪式教育可以把抽象的价值观教育,变成多感官参与的、具体的、直观的感染式体验。这就是仪式教育的魅力所在。

但仪式教育最怕流于形式。教师在实施仪式教育的时候,如果没有深入思考为什么要进行这个仪式,而只是惯性使然,那么,仪式教育一定会陷入目标不清的困境,也起不了好的教育效果。当仪式教育变成一种漫不经心的形式走过场时,学生会讨厌这种浮于表面的形式,滋生负面情绪,下意识地反感我们施行的教育。当学生的抵触情绪滋长,对于仪式会不自觉地躲避,我们施行仪式教育就适得其反了。

实施仪式教育的关键是策划与方案,效果靠实施和反馈。一是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场地。如入队仪式需要在学生迫切想要加入少先队组织的时候进行,错过了这个点,就没有神圣感了;颁奖典礼要在奖项新鲜出炉之际进行,过了这个时间就不会被热议、被关注了。二是要注意渲染氛围。背景布置、道具安放、音乐选择、话筒音控、灯光调试等都需要一丝不苟,要把气氛烘托出来,浓浓的氛围可以让人入情入境。三是仪式应讲究程序。程序设计要环环相扣,能给人以庄严感和神圣感。程序的合理是仪式教育有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包括上下场的路线、先后顺序、穿插角度等,任何细节都要在程序设计之内,都要设计到位。四是组织者要全情投入,并需要以严谨慎重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细节。最后,详尽的方案和适当的评价是仪式教育的加分项。我以为,学校仪式教育的理想状态是,仪式可以反复实践,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校园生活方式,形成传统,传递价值,变成一种文化和信仰。

实话 实说

□本报记者 叶青云

新学期伊始,几乎每一所中小学都会在课程设置上颇费心思。其实,校园里还有一类课程设计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那就是基于图书馆的衍生课程。图书馆就像是一所学校的浓缩版,蕴藏着无穷的教学资源。在优化环境、促进学生阅读的基础上,学校在图书馆课程建设上还能做些什么,以满足教育教学进一步的需要和学生需求呢?

承载活动做起“大阅读”

在大多数中小学,校园图书馆更像是一个原点,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创造出很多“周边”,形式丰富、内容多彩。正是这样基于图书馆课程的阅读活动,不仅吸引了学生,也成功地把教师和家长变成了图书馆的粉丝,成为了建设书香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孩子们可以天天来这里吗?”新学期开学,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义乌小学的“阅读酷跑”开跑仪式在校内童源书屋举行。一年级新生和家长们牵着手走进书屋,一起跟着教师学习绘本阅读。“阅读酷跑”书单根据难易程度分成12种,每16本图书为一站,涵盖了数学、科学、品德等各个学科领域。每个站点寻找中国文脉上极具影响力的

一位文学大家作为守关者,按年代由近及远排列,如冰心、叶圣陶、曹雪芹等,最后一站的守关者是大教育家孔子。书屋里不但配齐了“阅读酷跑”清单上的所有书目,还提供与守关者相关的书籍。每学期阅读8本书,是该校学生课外阅读的底线。到了期末,闯关成功者便可在酷跑手册上盖上极具象征意义的酷跑纹章印章。“阅读,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校长朱华英没事儿的时候最爱到童源书屋里去转转,“孩子们看着书,不时皱皱眉头或者微微一笑,那就是世上最美的风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多数学校,都将图书馆阅读课程和语文教学紧密相连。比如平湖中学此前刚结束的首届名著阅读马拉松挑战赛,就由该校语文教研组和图书馆联合策划。赛事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图书馆借阅读室,高一年级160名学生要在200分钟内读完一本9万字名著——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第二阶段学生各自回到教室领取答题卡,参加时长为30分钟的测验。“学校有个‘大语文’课程群,图书馆相应设有两个专门的语文阅读室,里面的书籍由语文教师专门挑选,这几年,学校与图书馆联合推出‘读整本书’活动,规定图书名目和时间,并在相关的考试

中设置阅读题目,检测学生的阅读效果。”副校长周爱民说。

宁波市奉化区实验小学图书馆则专门开辟出古诗词专架,学生在《穿越古今 飞扬诗心》阅读综合实践课程活动手册的引导下,参与诵诗、写诗、画诗、演诗等活动。副校长李秀蕾告诉记者,她理想中的图书馆,是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心目中的那本书,她正着手策划一门新课程,以查找方法为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在图书馆里找到心仪的书籍。

从书房到“课堂”

2015年5月20日,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加强新时期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拓展图书馆使用功能,利用图书馆举办学术讲座,展示师生作品,开展教研、学习交流等活动。学校图书馆名正言顺地走上了从学生书房到“第二课堂”的发展之路,不仅影响着本校学生,也辐射到周边群众。

衢州第二中学在6年前就提出打造“伟大的图书馆”目标,将图书馆和立德树人、全面深化课改相结合,不断拓展学校图书馆的外延。图书馆全年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从上午7点到晚上9点。1~3楼都是自习室,1000个座位敞开展示。这里不论

是周末还是假期,都坐满了来学习的学生,还有不少家住周边的市民也会特地赶来自习、看书。学校会在周末安排一场电影为大家播放。

图书馆还设有心理健康辅导中心,每天晚上都有心理教师值班,学生有需要可以得到专业指点;而科技创新中心、信息团队辅导中心,也会为学有所长的学生提供辅导。校长潘志强说:“图书馆里那份自由舒畅的阅读气氛和自我选择的阅读取向,是课堂教学无法比拟的。我们希望学生在高中时就能提前感受到大学图书馆的氛围,这样有利于学生养成勤学善思的习惯,也有利于让师生的人生始终充盈着书香。”

温州翔宇中学的瓯江书院开放半年多来,系列课程还在完善中。目前已完成的有《柏拉图《理想国》精读》,配备自编读本一册。学校计划将本校大咖教师整合起来,开出高水平系列课程,比如《庄子·齐物论》细读、“自然科学通识课”“古希腊罗马哲学初步”等。书院还按需要引入网络课程,同时培养学生成为课程的设计者甚至讲师。

第 1 视点



近日,常山县东案乡东案村全体党员来到东案乡中心小学,共同开展“喜迎十九大,争当小先锋”主题活动。图为东案乡中心小学退休党员教师在党建公园向学生口述党史。(本报通讯员 杨海军 摄)

衢州一中校史旧物进课堂

本报讯(记者 张乐琼 通讯员 郑岗)佩戴上55年前的校徽,朗读起80年前的语文课本……这是衢州第一中学峥嵘文社新学期的第一堂文学“穿越课”。

其中,6本1932年的高中语文课本,本该是躺在博物馆里的校史旧物,却成了课上学生们可以亲手触摸的教育资源。校史办主任胡美蓉介绍,因学校正在建设浙西地区最大的校史博物馆,不少校友得知后,主动捐赠了这些承载着历史印记的物品。

学生陈睿睿说:“我触摸到了如此珍贵的书籍,跟着老师朗读着一篇篇如今依然熟悉的文言文,自己仿佛回到了80年前,感受到了祖辈的语文课。”

“一所学校不只是教师在育人,校史旧物和校友对母校的深情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教育资源。”校长徐衍昌说,近距离让学生们感知“老物件”,能让它们不再只是摆设,而是发挥出实实在在的教育功能。据了解,接下来,高一、高二年级近1400名学生都将通过每周一次的社团活动与这些校史文物近距离接触,走进“穿越课堂”。

“新高考元年”,余杭中学缘何“异军突起”

□舒放

这两天,各高校陆续开学。余杭中学的校园里也多了不少已经高三毕业的孩子,他们重返母校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去大学报到前,再看一眼熟悉的校园,以及那些曾与他们一起努力的教师。刘倩,是今年余杭中学高考生中的佼佼者,目前已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专业录取。在校园里偶遇,她深情地和笔者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我家里人始料未及的。我来自于一所普通的农村初中,在余中的3年,在学业和生涯导师双导师的引领下,我学会了如何在理想和兴趣间做出真正适合的选择。”

的确,在“新高考元年”,余杭中学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据统计,余杭中学一段上线人数达107人,本科上线共596人,上线率达87%。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样一所普通高中在这次新高考中“异军突起”?“我想,这与我们多年来深入开展的课程改革和加强学生学业生涯规划指导有着莫大的关系。”校长王书力说。

全面推行选课走班 优化课程教学研究新高考带来的变化,余中上下形

成了一个共识,即在以选择性、个性化为主要特征的高校招生方式下,全面推行选课走班制,优化课程教学,这是制胜新高考的不二法门。为此,从参加新高考的第一届学生入学的那年起,该校即对语文、数学、英语3门学科实施了分层教学,由学生自主选择,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实现动态反馈与递进。分层采用学习成绩和学生意向结合的原则,将学生分为A、B两层,比例为2:2或1:2,学生在同一楼层内进行走班。并在每个学期结束后,由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学习情况提出调层申请。教务处结合学习情况和备课组意见对学生考核,并给出最终结论,予以公示。

根据学生的不同兴趣特长和专业倾向,学校首先对“7选3”课程和必修课程实施了分层分类教学。根据学生的意愿,将“7选3”课程分为A、B两类学生。B类为只参加高考的学生,A类为参加选考的学生。不同类学生采用网络选择的方式进行编班。学生分类选课的时间分别为高一第二学段和高二年级的第5学段。

学校课程结构也随着新高考方案的推进,逐渐调整为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及专题教育构成。传统的必修课程安排

也不再由学校“一刀切”,而是根据学生的选课需求适当调整。比如,学校在高一第二学期并开所有必修课程,以满足学生需求,之后则根据选课情况,进行课程调整。在2017届学生的选课方案中,因为化学、历史、物理、地理选课人数较多,而政治、技术的选课人数较少,学校就对政治和历史学科的教师开展统一培训,让一位教师可以胜任两个学科的教学,以此匹配学生的选课情况。

此外,基于学生生涯多元化培养的目标,从丰富学生选择的角度出发,该校又逐步构建起具有校本化特色的选修课程体系。至2017年6月,学校共开发选修课程266门,学生数/选修课程开发数量比例为7.6人/门。学校还充分利用地域性资源,与国家级科技园区未来科技城以及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章太炎故居、长乐林场、杭州市闲林职业高级中学等合作进行选修课程开发,列入选课目录的职业技能类选修课程数量达到54门。

精准规划学业生涯 让学生学会选择

最近,学校专门组织开展了一次针对2017届新高考首届学生的大学专业录取情况调查。调查发现,全校684名毕业生中,对大学专业录取非常满意的达32%,

基本满意的达64%,远高于往年的录取情况。“说明学校多年来的学业生涯精准规划是有一定成效的,确实起到了帮助学生在专业和优势之间进行理性选择的作用。”王书力说。

王书力介绍说,学校立足新高考方案、本校学生学情和特长,从量化数据分析着手,帮助学生科学合理地制订高中学业规划和大学专业选择。以高考“7选3”为例,一个刚进高中的十五六岁的学生真的可以合理地作出科学的选择吗?学校的策略是,首先引导学生通过学科之间横向比较,形成优势初定位。高中阶段有期中联考、期末统考等各类考试,这些是反映学生学业成绩最直接的方式。教师对学生的成绩进行合理的量化分析,帮助和引导学生抉择,依据多次成绩逐步定位。

基于此,2017届学生在高一阶段学业规划的内容为:高一上至少确定1~2门选考科目,高一下再确定剩余的选考科目。每个学生根据自身对于科目的确定程度依次设定3门自己的选考科目,用1、2、3标号表示。1表示首选科目,2表示次选科目,3表示备选科目。

初步定位优势学科后,学校再次引导学生进行学区内部比较,促成优势再定

位。新高考中选考成绩按等级赋分,高考分数在学考合格的前提下,主要依据考生成绩的排名,而不是卷面分。学校因此引导学生,在看待平时的考试成绩时关注自己的单科水平在一个学区内的层次往往比实际分数更重要,学生和导师一起通过比较确定自己的等级结合赋分比例,定位自己真正的优势学科,并做出最后“7选3”的选择。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话不假,但也有例外。王书力说:“高中阶段确实有些学生对某门学科很感兴趣,但是该学科的成绩不怎么突出。但也有的兴趣不足,却有出色的学科成绩。另外,高一阶段的特殊性也会对学生正确区分学科优劣造成干扰。高一学科内容相对比较简单,记忆性的内容较多,学生会觉得好学,而到了高二学科难度会发生变化,一下子跟不上了,失去学习兴趣也有可能。”针对这样的问题,学校力求职业导师在学生对该学科产生学习兴趣时,结合该学生的性格特长与该学科相关的职业能力给予恰当的评估。学业导师则及时跟进,通过对该生进行相关学科测评,给出一个学科学习能力的客观评估。如此一来,帮助学生在对某学科既有兴趣又有学习能力时做出最佳的选择。